

阡陌岁月

我的老家在椒江区下陈街道横塘村。年轻时,我较长时间在外学习和工作。上世纪90年代,我从仙居调回到椒江工作后不久,父亲在家溘然长逝。

父亲是一个苦命的人。那时候,我们兄弟姐妹多,他劳累一世,好不容易儿女们都成家,他就走了。

父亲是一个很不幸的人。我的奶奶去世早,父亲8岁时,就失去母爱。因脊椎残疾,加上家里穷,他直到32岁才娶亲。父亲为了我们兄弟姐妹和这一家,劳碌了一辈子。好在母亲贤慧,儿女们孝顺,家庭和睦,使父亲感到宽慰。

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。我上小学时,每天起得早,都是第一个到学校。母亲要带比我小的兄弟姊妹,都是父亲起早给我做饭。

以前,农村没有公路,更没有运输车辆。我小时候,家里养了一头母猪,到小猪出栏时,大哥和父亲各挑着一担小猪,有时到洪家集市卖,有时到三甲集市卖。我的家离洪家和三甲都有十多里路。我岁小,都跟在他们后面,没能给父亲帮上忙。父亲脊椎残疾弯曲,又挑这么多路,汗水把衣服都弄湿了,其身体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

以前,家里不但养母猪,还养肉用猪。肉用猪养大了,送到离家四五里路远的两甲墩屠宰场卖。开始都是大哥和父亲两人扛着肉用猪,我跟在他们后面凑热闹。后来,大哥晒盐去了,我也有些长大了,就和父亲

两人扛肉用猪。以前的肉用猪小,但一头也都在120斤以上。我从家里到两甲墩屠宰场,要经过刘洋、湖田、浦口、杨家等几个行政村。当时的道路都是石板路和泥土路,坑坑洼洼,高低不平,走起路来一只脚高,一只脚低。我扛前面,父亲扛后面。

后来,我出来工作了,早稻熟时,父亲在赤日炎炎的中午翻稻草,我到家里只是规劝,也不晓得替父亲去干;晚秋时,河塘的菱头快烂了,父亲把菱头和河边的水草捞上来,晒干当柴火用。这活既辛苦还危险,现在回想起来,我都感到害怕。

父亲是一个最省吃俭用的人。以前,家里自留地种的甜瓜都会舍不得吃,我跟着父亲把甜瓜、甘蔗拿到横塘街和下陈街卖。自留地种的大蒜、茄子还拿到离家五六里路远的长浦街卖。

父亲是一个最关爱子女的人。我们兄弟姊妹从小到大,父亲从没有打骂过我们。以前家里困难,但父亲还是想方设法让我们吃饱饭,虽然饭里经常掺杂着蚕豆、番薯丝、洋芋头等杂粮。过年了,有米做的年糕、庆糕,还有番薯渣糕、番薯庆糕。那时不讲吃好,但他尽量让我们填饱肚子,少挨饿。

父亲是一个操心的人。他当家时,上有我的爷爷和外公,下有我们兄弟姊妹四五个。即使后来我们成家了,他对每个子女还时刻挂念在心。以前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,我出来工作后,父亲经常提醒

我骑自行车要小心。还提醒我,做人要学好,在外要注意安全,等等。每到星期天,他就盼着我回家。总之,父亲看到我们了,就放心了。

父亲是一个深受乡邻尊重的人。在旧社会,他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。新中国成立后,父亲和村里其他农人一样翻身得解放,还入了党,当上村干部。他为人忠厚,处事公正,深受村民的尊重和信任,这是他的善良和福分。

父亲是一个做事特别认真的人。他当村干部时,兼村出纳、农村信用社代办员、生产队砖厂出纳。我小时候,经常深夜看到家里还亮着一盏煤油灯,只听见父亲算账打算盘“滴滴答答”的声音。父亲虽然没有读过书,就凭着勤奋好学,做事认真仔细,几十年账管下来,不贪不占,账目清清楚楚,没有差错,十分不易。

父亲一世清贫,吃了不少苦,但他也向往美好的生活。我的叔叔在世时,他无意之中对我说:“你爸曾与我讲起,路桥机场离家很近,飞机起飞都从头上经过,今后有机会我们两兄弟飞机坐一次。”

我听后,猛然醒悟愧已迟!内心骂自己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?父亲没有坐过飞机,我这当子女的也太不关心了。现在再懊悔也没有用,此事成为我终生的遗憾。

为了弥补自己的粗心和过失,也为了却父亲生前的心愿,后来,我怀着愧疚的心,多次把父亲生前的照片放在自己衣服的胸兜里,带着

他乘飞机。我想,这样父亲也算是坐过飞机了。飞机在天空飞行时,我把父亲的照片拿出来,捧在手上,让父亲看看飞机舷窗外的风景。

以前家里穷,父亲一辈子就住在前塘里自然村的老房子里。房子又矮又破旧,经常要请木工、泥瓦工来修修补补,台风来时还担惊受怕。直到我的小弟结婚前,家里才造了新房子。庆幸的是,父亲在有生之年终于住上了新房子。新房子的地上铺上石板,前门做了水泥道地。与老房子比较,新房子宽敞、干净、明亮。新房子前门宽阔的水泥道地浇好以后,他随手抓起边上的木棒在水泥地上狠狠地顿了几下。我理解父亲内心的痛苦,他知道自己身染重疾,人生来日不多,恨自己没有福气好好享受。

现在,我大哥家和小弟家在农村又都盖起了新房子,与父亲在世时盖的新房子比较,更显得气派新颖,高大气派;我还有一个弟弟家在杭州,也有他自己的房子。杭州是大城市,有房子不容易。妹妹出嫁后,在夫家的农村也建了两间宽敞崭新的五层楼。她现住椒江,在椒江也买了新房子;我到椒江后,从开始住椒江区政府招待所边上的28平方米的干部安置房,到住在住市区10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,房子越住越宽敞。我们已很高兴,如果父亲还在世,他不知有多高兴!

可悲的是,父亲已远离我们而去,唯有我们无穷的思念。

读诗小札

山头方石静(六)

松庐 (古典主义者)

黄岩委羽山,集洞天福地于一处,历代题咏众多。委羽诗咏的滥觞,相传始于谢灵运的这首五言绝句:“山头方石在,洞口花自开。鹤背人不见,满地空绿苔。”

《委羽山志》收录最早的题咏为晋潘端明《游委羽山》:“借问仙游子,何年上玉京。至今称委羽,灵秀似蓬瀛。”相传东晋末年,黄岩柏都人潘端明组建乡勇,抗击孙恩五斗米道,因功授中大夫,乡人建潘大夫庙祀之。明万历《黄岩县志》载“灵石寺”条:“孙恩屯兵其处,忽有飞石击之,遂改名灵石。有智颢翻经台、唐李义山著书堂、宋绍兴初,谢参政克家乞为香灯院。”

南宋名臣谢克家是上蔡学派创立者谢良佐子侄,建炎南渡携家迁栖黄岩,任台州知府半年,《嘉定赤城志》称“吏治精明,人不敢犯”。因遭秦桧之厄,谢克家谢偃父子辞官隐居灵石寺。李清照避乱南逃时,“弃衣被,走黄岩”,曾到此投亲小住。克家卒后,谢偃开辟药园,“芒鞋入谷亲种,野服巡栏自把锄”,自号“药寮居士”。曾惇时任台州知府,赠诗有句:“知子医国手,元自谙药性。”朱熹也曾前往灵石寺祭拜谢克家,留下《题谢少卿药园》二首。后谢偃迁居三童山,种药为生近廿年,及秦桧死,复出知处州。当时,道士董大方主持重修大有宫,谢偃应邀作《重修委羽洞观记》。

《委羽山续志》收录首题为北宋左纬的七律:“委羽不知何处是,倩人扶上木兰桡。欲寻去路花梢密,争认行云酒浪摇。流水忽随山脚转,洞天疑把杖头挑。逡巡不觉东风晚,殆有仙人弄玉箫。”左纬字经臣,号委羽居士,黄岩城东南,诗名满朝野而终身未仕。理学家真德秀称赞左纬的《避寇七诗》可与杜甫《七歌》媲美。黄裳为《委羽居士集》作序云:“慕杜甫、王维之风甚严。”这位黄裳便是金庸小说中的绝世高手,因编纂道藏而领悟武学秘诀,写下震古烁今的《九阴真经》。左纬诗句“水边人独立,沙上月黄昏”为钱钟书激赏,称其“开南宋人之晚唐体”。经晚清王棻搜集,左诗现存世六十首,其中四首有句无篇,而《宋诗选注》初版选入的就有九首之多,超过欧阳修、黄庭坚、梅尧臣、刘克庄等公认的宋诗大家。

南宋黄岩人戴复古为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,相传他浪迹天涯后终老于委羽山。此说出于贡师泰《重刻石屏先生诗序》所记石屏先生游历:“南游瓯闽,北窥吴越,上会稽,绝重江,浮彭蠡,泛洞庭,望匡庐、五老、九疑诸峰,然后放于淮泗,以归老于委羽之下。”据考,戴氏晚年的最后时光是在出生地石屏山(今属温岭)度过的,“归老委羽”当泛指回归黄岩故里,而非实指委羽山。《委羽山志》收有戴复古一首五绝:“秋老山容瘦,云闲自去来。野人相对此,尘念倏然开。”

自南宋朱熹讲学黄岩,此地文风蔚然,历代人才辈出。惜清顺治年间发“白榜银案”,黄岩一地进士绝榜近百年,委羽题咏也渐稀疏凋零。乾隆期间有一首颇为殊胜:“福地语真传,频游任履穿。喜无多屋宇,难见此山川。雨洗平沙净,岩排古树圆。方期拾瑶草,桂馆或求仙。”全篇集杜诗而成,作者戚学标为邻县太平进士,乃天台齐召南高足,曾编纂嘉庆《太平县志》。

直至清末,黄岩文脉复振,弦诵之声达于里巷。马叙伦《石屋续泮》载:“时台州有王子庄菜、喻志韶长霖、杨定甫晨、王子裳咏霓、王致伯丹雘,皆负乡望。”此五子,皆黄岩人氏,亦同为方志大家。

王菜曾任黄岩九峰书院山长,编撰《台学统》皇皇百卷,辑录晋至清代台郡学人三百余人。他编纂的光绪《黄岩县志》,被梁启超誉为清代方志佳构。明万历《委羽山志》失传多年,后委羽道士于梵化废纸中检出,王菜以县志校补,复为完书。其友王维翰编《委羽山续志》六卷,王菜作跋曰:“前志侈言神仙,续志表彰儒术。”评点两志,一语中的。

光绪《黄岩县志》由王咏霓续纂,他是翁同龢门人,后随许景澄出使欧洲,晚年回乡专心著述。王咏霓咏委羽曰:“鹤伴犹犹守,龙威有秘书。堪为飞避者,谢觅兔无闻。”出身俞樾讲经精舍的王舟楫,晚年归里建藏书楼“王逸民庐”,极力辑集乡邦文献,编纂光绪《台州府志》。王舟楫作《秋日登羽山感赋》:“潦倒风尘廿载余,青衫憔悴苦愁予。何时抛弃名缰去,黄叶秋山读道书。”

喻长霖为王菜的外甥兼学生,是民国《台州府志》的编纂者,曾作有《重九委羽山登高赋》。喻长霖自幼好学,苦读至三十九岁,方一举高中榜眼。今九峰镜心亭尚存一副楹联:“何人会得春风意,载酒时作凌云游。”今日读来,依然意气盈盈。相传喻长霖十五岁时游委羽山,口占一绝:“而今何事忽开颜,得意新来委羽山。卅六洞天真品定,屈居第二亦仙班。”想不到一语成谶,廿四年后竟然应验。这段轶事逸闻,又为委羽这座神奇的灵山增添了一个小小的注脚。

猛然醒悟愧已迟

(静下心来采风景) 阮孟合



茶言观摄

金色稻田

任秀玲 摄

我从小在县城长大,从未踏足过农田。记得有一年秋天,随父亲到乡下,才亲眼见到稻田。那风吹稻穗弯的景象,至今记忆犹新。

前段时间,我给孩读绘本,讲人类的耕种。孩子只是睁大眼睛,问一些奇怪的问题。放假时,我们驱车郊游,见到了稻田。孩子兴奋地拍起手,说了许多种田的故事——那都是平时,他在绘本里学到的。

生活中获得的直观体验,往往胜过千言万语。正是秋收时节,空闲时,不妨去金色稻田走走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人间遐想

橘子

从小到大我爱吃橘子,它除了看起来喜庆,吃起来方便外,更重要的是我的姑妈家就有一棵橘树。每年橘子成熟的季节,姑妈必定会提着编织袋而来,编织袋里装满了橘子。

虽说我们两家离得不远,但姑妈身子单薄,又晕车,再短的路途也是一种负担。好半天姑妈的脸色总是苍白的,她用同样苍白的手拿出橘子递到我的面前,招呼我说,来,吃橘子。

姑妈家的橘子个头并不大,却甜味十足。姑妈说反正也没想过卖橘子,自己吃就让橘子在树上多留些日子。我吃着这些香甜的橘子,想象着那是一棵多么神奇的树啊!

那一年,我跟随父亲到了姑妈家,远远地看到出来迎接的姑妈,还有她家门口的橘子树。正如姑妈所说的,只是一棵橘子树,树上却结满了果实。姑妈将剪刀递给我,说喜欢哪个橘子就自己去剪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摘橘子,心里有些忐忑,怕剪下来的不是好果子。而姑妈却不在乎,她领着父亲进门了。

一开始我在树下够得着的地方剪,后来,为了能摘到高处的橘子甚至爬上了树,我爬上爬下,半天只剪下几个橘子却累得不行。然而,一想到姑妈每年一袋又一袋送往我家的橘子时,觉得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后来,姑妈的身子一年不如一年,她再也提不动橘子了。有一次我

去看望她,没有姑妈打理的橘树早已枯死了。看着如同标本一般伫立的树,想起不久前它的风姿绰约,硕果累累,而今却也经不起人世变化。

我还是爱吃橘子,却再也吃不到姑妈家橘子的味道。每年的这个季节,我总会想起风尘仆仆的姑妈,在漫长等待的时光里,姑妈和她的橘子有着独特的味道,是没有哪一种橘子可以代替的。

茑萝

那年的一场台风过后,门前的花草被吹得一片零乱,风过后清理植物,庆幸大多安然无恙。不想没过几天茑萝竟不成样子,看起来像严重缺水一般。勤劳地浇了几天水也不见好转,查找原因,发现它的茎已被大风吹断了。看着腥红的花朵,觉得离去的并不是花草,而是我的朋友,我那日夜见面的朋友。

多年来每到秋天,我总会想起茑萝的身影。在众多的植物中,它是多么微不足道,它不需要过多的泥土,就算是杂草覆盖了整片土地,它也有落脚生长的地方。在野外,它总是轻巧地匍匐在草丛里,默默地生长,默默地开花,它的花是耀眼的红,每一朵都像坠落的星星,在植物界像它这样开五角星花的并不多。

那年,我一眼在草丛里发现了它,并将它的种子带回家。其实,它比任何植物都好养,只要将种子埋下就不用管它,只等时间来到它就破土而出。前几天还是小苗的它,没

过几天就吐出了碧绿的“丝线”,攀着旁边的植物急速生长。它从来不挑依靠物,不管是开始落叶的绣球,还是枯萎的残荷,只要靠近它,它决不过放过任何东西。

可能是它的生命始于秋天,所以,它珍惜每一分每一秒,每一天我都会看到它比昨天长高了不少,这令挥霍时间的我相当的羞愧,还有什么比追赶时间更好的事。

我所能给它的只是一根细细的铁丝,上面固定,底部却随风飘荡。每每刮起大风总让我害怕,怕它会被吹断,所幸周遭的植物将它保护得完好。只要有一年爬过铁丝,它就会将种子散满周围的泥土,而来年总会有一些茑萝在这里生长,顺着铁丝一直往上爬。没有花架意味着它无法长成花墙,它的茎相互缠绕,花朵开得零星,腥红色的五角星,却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。

宝石花

在众多的植物中我最不喜欢多肉,一则它娇贵难养,二则我也没有多余的时间。家里养得最久的多肉是宝石花,多年前去亲戚家,他的邻居是一个爱花之人。当时,宝石花正开着细小的花朵,我觉得此花颇为别致,层层叠叠,正如其名。

养花人见我对它有意思,就从花上取下一片叶瓣,告诉我此花好养得很,只要放进泥土就行了。我半信半疑,按照她所说的就将叶瓣放在泥土上再也不管它了。几天后,从叶瓣的顶端冒出小芽,没多久就

是成片的宝石花。

虽然,如赠花人所说的相当好养,但在严寒来时,我还是忍不住将它搬进了房子。每年它长着平凡的叶子,开着平凡的花朵,跟开着绚丽花朵的植物比起来,它还是逊色不少。

将其中的一株宝石花送给邻居,她将花种在了阳台上,在她的阳台上是一个低矮的瓦房。不知什么时候叶瓣坠落到瓦片上,起先是小小的一株,渐渐两株、三株,后来占据了瓦房的一个角落。老实说,伫立在瓦房上的宝石花有着别样的味道,没有过多的泥土,它们的身姿越发的挺拔,这真是令我始料未及的。风霜来时,没有任何东西遮挡在它们的上空,然而,它们依旧不改色。它们相互簇拥在一起,像瓦松一样,在雨雪中站直了身子。

去年,瓦房的主人说房子漏水漏得厉害,找人到瓦上看看,发现了角落里的宝石花。于是,他们动手将所有的宝石花都清理掉。有人捡走了地上的宝石花,小心地捧在了手心,说这么好看的冬美人怎么舍得扔掉。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,觉得它瞬间高雅起来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叫它宝石花,它就深深藏在我园子里的瑰宝,散发着柔和的光芒。

我的邻居也捡了两棵,她种在了一个铁皮罐里,铁皮罐挨着我家的蔷薇花。我的邻居每天早出晚归,有时好多天都不给她浇水,而她它们却保持鲜亮。这让我深信它们并不是这样的娇贵,亦无需过多的时间去打理。

植物的芬芳(续九)

(喜欢拥抱安静的时光) 范春蓉